實録

J581
C44

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恨前故舞有人行道
著青衣林清源先生泉生云誰收將骨塟西湖已卜他年必治
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釐婦宇宙
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讀此數詩而
不墮淚者幾希然賊檜其君賣國雖櫂髮不足以數其罪翻四
海之波不足以濟其惡而武穆之精忠靄然與天地相終始死
猶生也彼思陵者信任姦邪竟無父兄之念亦獨何心哉故余
亦有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蒙曇
贔空山日落叫軥輖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虜囚逆檜
陰圖傾大業昭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飲扁甘忘父
母讎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瞻征幟丹
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績遂

[illegible]

褒忠演福禪寺竊見故宋贈太師武穆岳鄂王忠孝絕
蓋世方畧如霍驃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亡家意氣如

[illegible]

入雅序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實録卷第六

太上靈寶三洞弟子充行在寧壽觀管轄高士臣謝　守灝　編

周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除浮屠教悉毁經像又下議欲廢道教詔道士嚴達問曰道與釋孰優達曰主優客劣帝曰主客奚辯曰釋出西域得非客乎道在中夏得非主乎帝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曰客歸則有益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不亦可乎帝嘉其對然業已建議遂併斷之上留

五嶽觀廟而已六月丙午帝將視朝忽見黃
衣使者降自空中持玉版丹書告曰太上有
勑帝愕然不覺下拜使者以詔示帝曰告宇
文邕大道經教亘古常存所以保制天地濟
度生靈何關爾事而輒行廢黜以爾爲世主
乃蔑棄天命自絶于天非天棄汝胡爲稔惡
將速厥辜帝覽之再三使者曰天命靡常不
可久稽即收詔凌空而去帝驚懼累日乃復
建通道觀於都城命嚴達主之仍召諸山方
士講道德經戊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
際體包空有理極玄幽但岐路既分源流愈
遠淳漓朴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
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
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於都
城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祕賾玄文
可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
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崇崛守磧礫
者悟渤海之泓澄不亦可乎乃命裒九流之

書摘其合於道者並付道藏

隋大業七年煬帝親駕征遼樓觀道士岐暉謂門弟子曰天道將改吾猶及見之不過數歲矣或問曰不知來者若何曰當有老君子孫治世此後吾教大興但恐微軀不能久保耳後數年隋果亂

大業十三年丁丑老君降于終南山語山人李淳風以唐公當受天命淳風由是歸唐

唐高祖大武皇帝初起義兵於晉陽帝女平陽公主柴紹妻也亦起兵應帝此于宜壽宮暉逆知眞主將出盡以觀中資粮給其軍及帝至蒲津關暉喜曰此眞君來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爲平定以應之仍發道士八十餘人向關口應接帝嘉之乃下詔曰今秉應義旗西開幕府設官分職本在忠誠道士岐平定鏟迹求眞銷名離俗恬淡榮利無悶幽閑而能徹損衣資以供戎服抽割菽粟以贍軍粮忠節可嘉理須摽授平定宜授金紫光

祿大夫已下並節級授銀青光祿通議大夫
以酬其義平定力辭曰草莽之臣應接聖君
心崇道本黃冠不貴金紫玄教豈尚銀青雖
奉殊私理恐非愜帝曰師且受俟得京城別
有進止時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
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
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
山神太上老君使謁唐公曰八月雨止路出
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
卹豈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趍霍邑斬
老生遂平霍邑十一月初八日遣使詣樓觀
設醮祈福是夕白雲如幕蔭覆壇場興香燈
交映又有白鹿一雙來傍殿門長鳴數聲乃
去馳驛以聞明日果克京城因改元義寧
唐武德元年正月劉武周遣宋金剛舉兵十
萬侵晉絳秦王世民擁麾絳州州民吉善行
素朴直時避地於晉之臨汾縣大通堡衆令
善行往羊角山探賊方行至西北嶺上柳柿

兩株間望見坡上有人乘白馬來善行異之
即走回到甘棠叢下其人已至從後呼善行
住汝勿怖回頭乃見老人鬚髮皓白素衣烏
冠執紅拂乘白馬駿尾及蹄皆赤有二青衣
年少裹巾赤韡侍立左右老人謂善行曰與
我語唐天子李某今得聖治社稷延長宜於
長安城東置安化宮而設道像則天下太平
言訖騰空而去至四月二十七日夜善行在
家似有人召之明旦不覺至前所立處復見
老人戴金冠衣服乘馬如前謂善行曰吾前
語汝記得否荅曰並記得老人曰汝即入奏
天子道我所言善行曰貧無路糧又無文書
如何得達老人曰前程自有汝不須憂善行
曰見天子乃非細事未審到京將何爲信曰
汝到京當有獻石龜者可以爲信言訖而隱
善行往見晉州總管府長史賀若孝義言之
時五月三日孝義即留善行至十一日引見
秦王具言老人現所言事十三日秦王即差

左親衛帥都督杜昂隨善行於所見處設祭
拜欲起忽見老人如前現於紫雲之中舉鞭
指昂曰汝是何人對曰秦王使者杜昂敬來
奉祭老人曰吾不飲不食安用祭爲又指善
行曰所有委曲此人知之昂還具言神人復
見即具表令昂將善行馳驛入奏五月十九
日纔至朝堂門果有知鄜州侍中張達獻石
似龜有文曰天下安子孫興千萬年乃同入
奏高祖大悅七月六日詔授善行朝散大夫
敕通事舍人柳憲於羊角山立廟八月二十
五日善行至廟所復見老人在二樹間張大
帳坐牙床憑玉几珠花羅網垂覆其上二青
衣童子夾侍後有黃衣力士控馬老人問曰
天子喜否曰大喜但疑不知聖者姓名老君
曰義是無上神仙姓李字伯陽號曰老君即
帝祖也亳州谷陽縣有枯檜再生可以爲驗
今年平賊後天下太平享國延永語已忽不
見善行復以告賀若孝義孝義襄陽縣主

簿席通與善行馳驛入奏高祖賜善行御袍
一領并束帛二年五月敕樓觀令鼎新修營
老君殿天尊堂及尹眞人廟應觀內屋宇務
令寬博稱其瞻仰并賜上田十頃及仙遊監
地充莊仍於觀側立監置官檢校修造即以
岐平定主觀事三年春帝親禮謁老君於祠
庭平定率道衆迎駕仍具千人之食以獻帝
召平定及法師呂道濟監齋趙道隆等並賜
坐帝問侍臣曰師等大設好食依如經文朕
合飡否蕭瑀對曰按佛經云食三寶物者當
吞鐵丸臣謂陛下不應受此食帝愀然變色
顧謂平定曰師等以謂如何平定曰臣聞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臣
所獻並是陛下率土所產又是老君福田果
子陛下老君之聖孫爲萬國之主若不應食
則如臣等何堪受用按靈寶經云邊道立井
種植果林散施一切況聖人乎據如道教食
之獲福帝大喜謂瑀曰朕爲老君子孫乃是

師等郎君計合得食況經有散施之文食之
焉有罪耶大道是中華正教設法必合人情
佛是偏方外化出語多爲詭妄不足采也遂
令百官悉就坐飲食謂曰朕之遠祖親來降
此朕爲社稷主其可無興建乎乃降詔改樓
觀曰宗聖觀賜米二百石帛千匹以供觀中
修補
宗聖觀乃尹眞人之故宅也按宣室志云
尹眞人將上昇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
此函中有符籙不得輒啓大曆中有清河
崔君爲犍爲守既至郡聞有尹眞人函笑
謂官屬曰幸垣平之詐見矣即詣觀且命
破鏁道士顏申白曰眞人有遺教曰啓吾
函者且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
君怒曰尹眞人死向千歲安得獨有石函
在乎命破其鏁堅不可動崔命以皮絙繫
函皐用數牛拽其絙鞭而驅之石函乃開
中有符籙數十軸黃縑丹書炳然如新崔

君觀畢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寶故開而
閱之今徒有符籙而已遂復緘鏁而去是
夕暴卒後三日而蘇官屬悉詣謁且訊焉
崔君曰吾甚戇未嘗聞神仙事前者開尹
眞人石函果爲冥官追攝初見一紫衣吏
語吾曰我吏於冥司者也奉命召君固不
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宜疾去吾始聞之憂
欲以辭免然不覺已與使者俱去出郡城
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即故相呂公也
謂吾曰子何爲開尹眞人石函乎今奉上
帝命削君之祿壽果何如哉已而召掾吏
令按吾祿壽之籍掾吏白曰有官五任有
壽十七年今奉上帝符盡奪五任官削十
五年壽今獨有二年在矣於是聽還後二
年果卒
五年三月吉善行至羊角山廟所見老君坐
堂上憑玉几仙官列侍神丁侍衛龍虎騎從
幡幢旌節翳空滿廡傳呼善行來前謂曰毫

州廟中枯檜已更生吾孫當王已遣周公旦
將神兵助國討黑闥期在四月必破孝義差
司兵參軍馬敬卿馳驛入奏敕令善行乘傳
往洛州軍前示諭至期果平黑闥
七年十月帝詣樓觀祀老君
初高祖詔王清觀道士王遠知授朝散大夫
賜金縷冠紫絲霞帔以遠知嘗奉老君旨預
告受命之符也
遠知陶隱居弟子也初隋煬帝爲晉王鎮
揚州起玉清玄壇以處之使者繼至遠知
遂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王懼而遣之
尋復如舊唐太宗討王世充因與房玄齡
微服謁之初不相識即迎謂曰方作太平
天子願自愛太宗登極親受其法籙加銀
青光祿大夫正觀九年固請還山敕於茅
山置太平觀并度道士二七人降璽書曰
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
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敕不違高

志所令置觀用表宿心師還山後謂弟子
潘師正曰頃見仙格以吾往時誤損一童
子吻不得昇天今見召爲少室仙伯將行
在即翌日沐浴衣冠焚香而化年一百二
十六歲詔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昇眞先生
武德九年五月辛巳詔曰釋迦闡教清淨爲
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是以敷演經教檢約
學徒調懺身心捨諸染著末代陵遲漸以虧
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
徭役妄爲剃落託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
息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畜產聚積貨財
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
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綱
自陷重刑黷亂眞如傾毀妙法又伽藍之地
本曰淨居棲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
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唯趨喧雜之方繕築
崎嶇甍宇殊錯拓舛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
延鄰邸隣近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

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夫老氏垂化本
實沖虛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全眞守一是謂
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
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薫
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
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循守
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給衣食勿令乏
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不堪供養者並令
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法敎違
制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二所觀三所其
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
太宗正觀元年七月因午敕修老君廟於亳
州宣尼廟於兖州各給二十戶以供享祀
九年二月丁卯于闐王遣子來朝貢語及其
國土所有云西有毗摩伽藍相傳是老子化
胡之所戎俗柔服遂白日昇天國人思慕之
爲建伽藍也
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詔曰老君垂範義在

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
迹殊塗窮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則大道
之行肇於邃古原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
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
致理返朴還淳至於佛教之興基於西域爰
自東漢方被中華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
匯一洎乎近代崇信滋深人覲當年之福家
懼來生之禍於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
異者望眞諦而爭歸始波湧於里閭終風靡
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
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返于茲累歲朕
夙夜寅畏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況
朕之本系出於柱史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
慶天下大定實賴無爲之功宜有改張闡茲
玄化自今已後應齋供行立至於稱謂其道
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庶厚本之俗暢於九
有尊祖之風貽諸萬葉告報天下主者施行
二十一年詔譯老子道德二篇爲梵文以賜

天竺諸國

初唐將受命老君嘗敕華山素靈宮仙官馬周下佐聖孫創業而周耽酒于酒汨沒風塵間二十年栖旅困餒聞袁天綱善相術因詣之以卜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耶周大驚問以禳制之術天綱曰可自此直東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行此災可除矣周如其言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周默隨其後繚繞村徑登一大山至山巔叟顧見之下牛坐於樹下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創業拯世何爲昏沈於酒自掇困餓五神已散正氣彫淪旦夕將死而不修省耶周亦懵然未曉叟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即入宮闕至大殿之前羽衛森肅若帝王所理趨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墮廢所委使還其舊署省愆自訟叟與所司數人送於東廡之外別院中視其

門則姓名存焉啓鑰而入鑪火鼎器床榻茵
席宛如近所棲止沈思久之忽有五人衣五
色之衣立於前曰我等先生五藏神也先生
酣酒流蕩濁辱於身我等久歸此矣請閉目
當複於神室也周瞑目頃之忽覺心志明悟
頗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復扃鐍
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再稟其命來詣
長安明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耶
已有瘳矣六十日當一日九遷百日位至丞
相勉自愛也時正觀中敕文武官各貢理國
之策周因代郎將常何上封事太宗大悅即
日召拜拾遺監察御史裏行自此累居大任
至中書令數年一旦羣仙降其室曰佐國功
成可以退矣太一徵命無復留也翌日無疾
而終

太平廣記所載與此正同

高宗龍朔二年二月幸洛陽宮忽然有感因
令詢問側近有何古聖靈迹父老奏曰皇城

北山先有老子祠每祈請立有福應即敕洛
州長史許力士就祠更建清廟掘基得石案
及故碑碑題云眞人白君之表
即仙人白仲理所立漢天師立北邙治之
所也

其石案長四尺廣二尺厚二寸高八寸兩頭
各有二脚上面鐫太上老君字立殿畢建道
場慶讚醮訖忽有白光徧殿照耀階壇老君
現於光中二眞人夾侍良久方隱時監宮闈
令權大力洛州録事參軍楊護師等一十三
人同見列狀奏聞有旨依狀圖寫爲老君瑞
像百官表賀有云柱下靈姿散奇光於壇宇
棟間仙侍流異景於階庭允應至誠宜荷睿
德豈可與虞致榮光漢延嘉氣靈禽降祀膚
葉興封者同年而語哉云云後至明皇朝命
吳道子繪列聖御容於殿及徧畫廊廡宮墻
杜工部甫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詩云山
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

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
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絶動宮
墻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鴈行冕旒皆秀發
旂旆盡飛揚身退畢周室經傳拱漢皇谷
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即此廟也
本朝歐陽文忠公集古録有謁玄元廟詩
跋云唐玄宗撰并書予嘗見世有玄宗所
書鶺鴒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
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考之此跋則明皇
當有御製衣詩今未及見故不載
乾封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己未帝自東封岱
嶽禮畢回駕亳州朝謁老君冊上尊號爲太
上玄元皇帝御製文曰大道混成先二儀而
立稱至人虛己妙萬物以爲言粤若老君朕
之本系爰自伏羲之始曁乎姬周之末靈應
無象變化多方遊元氣以上昇感日精而下
降或從容宇宙吐納風雲或師友帝王丹青
妙化譬陰陽而不測與日月而俱縣屬交喪

在辰晦迹柱下大弘雅訓垂範將來雖心齊
於太虛而理歸於眞宰若夫絶聖棄智安神
寡欲寂寞杳冥之際希夷視聽之表澹爾無
爲悠然自得酌之不竭用之不盈執大象以
還淳滌玄覽而遣累邈乾坤而長久跨陶鈞
而亭育至矣哉固無得而名也況復大聖所
資克昌寶祚上德所履允屬休期朕嗣膺靈
命撫臨億兆總三光之明而夙宵寅畏居四
大之重而寢興祗惕盡孝敬於宗祧罄懷柔
於幽顯行清淨之化承太平之業登介丘而
展采坐明堂而受記飛煙結慶重輪降祥鶴
應九歌山呼萬歲越振古而會休徵冠帝先
而爲稱首大禮云畢迴輿上京肅駕瀨鄉躬
奠椒醑仰瑞栢而延佇挹神泉而永歎如在
之思既深敬始之情彌切宜昭元本之奥以
彰玄聖之功可追上尊號爲玄元皇帝聖母
爲先天大后祠堂廟宇並令修創置令丞各
一員以供薦饗仍改谷陽縣爲眞源縣

儀鳳三年戊寅四月四日敕遣道士鄭元隱於洛陽北邙山清廟與羅務先等二十四人建齋行道至五月一日丑時行至殿東門乃見老君乘白馬而朱鬐并二青衣童子降于壇上祥光照映顧道士冠義待與語良久乃隱宮苑北面監朝散大夫孫瑞檢得壇上馬跡有實登即奏聞百官上表賀有曰玄元皇帝見於廟所金相玉毫彩奪夜明之景白駒丹鬣跡流天駟之衢青童曉引應瓊鐘而降節紫雲宵布籠銀漢而高昇固以克昌厥緒惟新景命恢我皇度光乎兆人所謂道冠百王慶隆萬葉永綏寶祚克享無期者也帝大悅敕道士自今後宜隸宗正寺可班在諸王之次

儀鳳三年五月詔自今以後道德經並爲上經貢舉人並須兼通

則天文明元年甲申廢中宗爲廬陵王欲王諸武二月十八日豫章人鄔元崇以召詣闕

至虢州閿鄉縣龍臺鄉皇天原忽見六仙人
皆乘赤龍著雜彩衣二人執珠幡四人執霓
旌錦傘從西北彩雲中來俯謂元崇曰太上
老君來言訖便過須臾聞異香芬馥乃見三
青衣童子執香爐雲中過又有二青衣童子
執紅拂如意微笑而過次有四仙人各乘青
龍手執幡節謂元崇曰太上老君來欲與君
語言訖即過須臾五色雲中見一道士著淺
黃衣鬢髮皆白頭戴花冠作金色乘白獸似
騾而鬣尾皆赤俯謂元崇曰我是太上老君
汝帝之元祖元崇即拜者君曰汝隨我來我
與汝語元崇不覺已在雲中去地數丈老君
令傳言天后說我國家曆數綿遠不得輒立
異姓見後有六仙人並乘龍佩劒花冠大幘
雜綵之衣光明燦燦手執別物皆不能識分
侍左右後有雲車一乘雜綵莊嚴上有大寶
蓋花幡垂下五色雲氣圍繞又有乘龍執節
持幡侍從無數人皆長大亦有音樂導從時

往來人及閿鄉百姓官吏五百餘人同見莫
不遥禮斯須元崇不覺已在地上既至長安
遂具奏聞天后不悅遂遭禁錮尋以閿鄉行
宮爲奉仙觀后亦終懼此言不敢立武三思
竟復辟於中宗故改元神龍二年復改元景
龍敕天下諸州各置景龍觀又改爲中興觀
三年再改爲龍興觀至明皇開元中降敕曰
洪州人鄔元崇往在文明年中傳玄元皇帝
眞告於天后曰我國祚無窮當千萬君遂遭
禁錮因茲淪喪自非忠義之士感激過人孰
能不避死亡之誅竟達神靈之命宜與追贈
以慰泉壤其子瓊亦依資授一官制曰故洪
州人鄔元崇往者來應嘉招次于虢略忽觀
玄元皇帝俾之升雲空中與言使戒天后表
國祚中興之運示寶曆無疆之期遂能不顧
其身來傳此旨竟遭幽縶諒可傷嗟自非竭
節本朝孰克犯顏茲日宜加追贈用慰幽魂
可贈棣州刺史

萬歲通天元年丙申東都福先寺僧惠澄表
乞除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集成均監
洪文館學士詳議太中大夫守秋官侍郎上
柱國劉如璿議曰李釋元同未始有異法身
道體應現無方降跡誕靈各行其化且老子
發自東方遠之西域雖莫知其終而事見前
史謹按後漢書云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之化
高士傳曰老子化戎俗爲浮屠皇朝實錄云
于闐國西五百里有毗摩伽藍是老子化胡
成佛之所建老子至是白日昇天與羣胡辭
決曰我暫遊天上簡定人鬼之錄尋當下降
因立此祠焉然則歷考經典煥乎可矚則知
化胡是實爲經不虛浮屠即佛陁也化俗豈
無經乎但聖人設教應在施行爲胡國之人
好淫多殺老子乃摧其剛彊令削髮袒肩跣
足緇衣毀其形質至如六根三業皆起於心
豈在毀形即能無染意斷淫殺形亦毀之形
既不完馳騁何用此聖人應機所化冀在降

心任性分以誓盟隨風土而誡誥至如道佛二教服相雖殊而謹誡護持其理一也又僧尼所行之法皆出化胡經中若更無此經則佛教始無從出縱使年代差互秖可詳而察之以經爲虛切所未可況復圖摽畫像事入天文聖人採而用之此經安可得廢若除化胡經典史籍亦合焚燒經與史籍相參豈可獨廢道典留即釋迦有據去乃佛教無憑僧但依教奉行何恥佛之根本佛教若今行惡即須遠責老君如來旣遣降心何須共騁人我況復中人上士性分有殊道佛二門隨性開化洪通兩教不亦宜乎宣德郎行右補闕弘文館學士張師道議曰老君見形東土演教西方事著前書迹彰往諜化胡是實爲經不虛言包天地之先理超文範之表或則恂恂接物爰開柔弱之宗或則察察繩非乃挫剛彊之力隨機設教妙旨難量應務施方聖凡莫測且胡風朴略須用質以提携戎俗荒

涼難以文而演諭其詞近而旨遠其文微而
事顯不可以心識不可以智知今僧徒騁人
我於閭里之間棄光明於日月之下愛朝菌
而苟存生化恨大椿而多歷歲時處穢泥而
宛轉歡娛責造化而何功於我螢憎日月蝎
惡乾坤則知天地誕靈化貸羣有冬寒夏暑
皆被怨嗟恩多怨深諒有由矣如來尚聞修
道僧返不認老君史籍既有可憑經典固難
刋削存根去末事或可通留末損根理則未
可豈容取一時之淺意除萬代之楷模愚者
千詳或希一得經存本旨庶望流行朝散大
夫行太子宮尹兼洪文館學士張元簡識曰
大道圓通隨方感應在胡在漢只轉我身居
中夏則暢清淨之眞風適西戎則見神通之
變化化胡作佛書籍有憑豈敢凡情妄生取
捨糞中誠實庶免悔尤妄措私心誰任其咎
謹按括地誌四夷部及宋雲南行記並云于
闐國西五百里有毗摩寺是老君化胡成佛

之所又云有金像一軀長一丈六尺至四月
八日若有僧懇請時亦能言云我從東國來
不忘東方也故面東立于今見在即今于闐
國官司衙集皆東面理務浮屠門悉東開效
像故也又太宗實録云正觀九年于闐國王
遣太子朝貢云于闐國在葱嶺之北二百里
人多機巧好淫多殺國西見有毗摩寺是老
君化胡成佛之所又隋史西域傳云于闐國
人多奉佛法又多僧尼城南五十里有賛摩
寺是羅漢比丘比盧栴所造石幢上有銘云
東國聖人時號老子來化我國咸作佛國又
裴松之注三國誌其有纖毫紕繆事有不經
者便即糾彈今注魏志於西域傳下引老子
化胡作佛爲證事若不實松之豈肯鉗口放
筆哉但以恭承聖旨令定是非豈敢無稽須
憑典誥國家正史事迹斯在或稱遠至竺乾
或說行道罽賓莫不異軫同歸萬殊一轍詳
參史傳皆言老子化胡化俗必在立言無言

何以成教書稱化胡作佛則是有所稟承史
記與典籍相符經則何僞之有若化胡經更
有數部容可眞僞相參今者唯此一經若僞
則眞者何在請仍舊貫切謂合宜中散大夫
行太子典膳郎上柱國張太元議曰道本中
華釋垂西域隨方設教同體異名且老君變
化無方易形改號或在天爲帝或在世爲師
隨物見形靈應難測縱使史籍無據釋教不
異老君況乎傳載有憑僧在妄相指斥是知
道存實教佛應權門上士下凡隨性開化居
中夏則建清虛自然之理適西域則立因果
報應之途若不能隨土化人何名大聖具考
眞僞唯聖能知中間合義反經固亦厥途難
識攻訐纖毫之釁採摘年代之殊斯乃沈滯
之流未入變通之奧西域化胡之迹隋唐國
史具言老子之涉流沙班固亦言其事化胡
作佛非謬說經豈得憑虛妄請改張切宜仍
舊成均監大學士王方回議曰史記云老子

過關爲尹喜說道德經五千餘言而莫知所
終又劉向列仙傳曰老子好養氣重無名久
而入大秦乃知眞聖人也又西域傳云老子
與尹喜俱至流沙莫知所終又范氏後漢書
曰襄楷上疏於威帝云老子入夷狄爲浮屠
不再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其守
一如此乃得成道又魏略西戎傳曰浮屠所
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參出入蓋以老子出西
域入天竺教胡人爲浮屠術也又皇甫謐高

與淫欲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
也孔子歸謂弟子曰吾今日見老君其猶龍
耶自比醯雞焉老君出關尹喜曰子將隱矣
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經五千餘言莫知
所終或言老子一百六十歲或言一千二百
歲罔知其然又劉向列仙傳云老子好養氣
重無名久而入大秦乃知其聖人也又後漢
書襄楷上疏於威帝曰老君入夷狄爲浮屠
之術又魏略西域傳曰浮屠所載與中國老

子經相參蓋以老君西出關適西戎至天竺
教胡人爲浮屠術又高士傳及皇甫謐嵇康
等傳云尹喜隨老君西出流沙之表以道化
戎爲浮屠術也隋史西域傳云于闐國西五
百里有毗摩伽藍云是老君化胡成佛之所
又太宗實録云正觀九年于闐國遣太子入
朝貢云國西五百里有毗摩寺相傳云是老
子化胡成佛之所建也初老子至是白日昇
天與羣胡辭決曰我暫遊天上簡定人鬼之

士傳云尹喜隨老君出流沙之表以化戎俗
作浮屠之經又隋史西域傳云于闐國西五
百里有毗摩寺云是老子化胡之所建也又
崔元山瀨鄉記云老子與關令尹喜西化胡
王作佛立浮屠術復還中夏凡四度右據上
件史傳及雜記等並云老子化胡不虛作佛
非謬然靈應難量變見莫測或乘雲馭氣或
駕鶴飛龍既向西方復還中夏經因將至夫
何倒疑僧等何必妄生穿鑿且如來既垂禁

戒僧等固合遵崇戒律未見依行評論化胡
眞僞今者化胡是實僧豈不認如來儻若化
胡是虛僧等若爲欽奉徒生人我擬執異同
縱立別宗終歸大道小臣偏見切如上陳末
學淺聞謹申所謂成均監太學博士吳揚昊
議曰史記云老子楚人也生於商時爲守藏
史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之所言
者其人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
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

録尋當下生右據上件史記及諸傳記等云
老子適戎是實化胡非謬適戎既遍至諸國
化胡則明知說經然老君變通靈應難測既
生商日又仕周時計其始終乃歷千載幽厲
之日既曰西昇孔子之時還在中夏仲尼卒
後仍爲史官方與獻公論其年數明知西去
更復東歸經因此來矣足疑焉但絶域壤殊
蹤跡稍隱年代深遠書籍是憑奉敕令定是
非豈敢浪生穿鑿僧所加諸不足爲怪民如

神農本草則有秦漢已來國邑之名列子湯
問篇亦有夏革盛論師曠之德又古文尚書
多作今字豈以字同今日即云古者無之以
此參詳亦無可疑也雖知其事在後終是於
善助成覽者當以理會心不得以文害意本
草既難刋削經誥何得輒除洪文館學士賜
紫金魚袋負半千議曰謹按范蔚宗後漢襄
楷傳魏略西戎傳兼北史西域傳及周隋等
十餘家書傳並云老子西入流沙皆稱化胡

成佛并作浮屠之術是則化胡之經其來遠
矣此既載籍有據不可稱爲僞也若也化胡
是虛爲佛稱謬道士聽從固執俗官何忍虛
承明知史籍有憑在理固難曲斷化胡若不
作佛未知更立何門既無別法可尋作佛固
知非謬僧徒所訴爲其經語詞繁名號非是
秦前又不欲佛從道生所以吹毛覔釁指此
爲僞意望除之但化胡是眞不得無語語有
巧拙詞有淺深自是實録之家存其本旨修

集之士叙而不文欲令鄙俗之聞聞即曉達此乃聖人隨機設教引接沈迷所利既深所賴且博今者仍舊何僞之云若使責修辭之不工怪立辭之多俗自可傷梁武之僞補衆佛恨靈運之獨造涅槃嫌由說爲成化之源惡椎輪爲大輅之始且如佛或爲屠人或作乞子或爲蚰蟺或作野干無種不爲何獨於此經乃恥佛之根本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何爲洗垢求痕興日爲蝕非忿而怒不痒而搔者哉唯年號郡名雖當時未有而以後事追表前蹤史籍相承咸有此例若也尋例未遍觀史未精以我所知謂彼爲失但恐僞者非一所廢尤多訪生肇於前經察乎遠於遐傳未或聞赴誠有所恥焉矧乃道爲通也佛爲覺也不通則無以爲覺不覺則無以爲通斯乃兩者同體而異名也且老君西入既以道通羣物釋教東流復以佛覺衆生且覺法於人開悟也通教於物慧達也安知道

不資佛佛不師道也故知道佛二尊同心之
謂矣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寃親等觀當由是矣況邇者孝欲登
遐宸襟追念親爲歎道是以此經文彩燦然
盛引斯旨家藏妙本人念微言一朝追毀此
經而乃稱非聖作所陷非細所罪非輕匪所
議者上合天心下順人望洪文館大學士仍
守諸王侍讀崔元悟議曰據佛普曜瑞應長
阿含等經并元中記高士傳及晉宋齊梁周
隋等十餘家書傳並云佛生周莊王九年癸
巳歲四月八日夜常星不見至厍王五年七
十九歲死於拘尸那城雙林木下葬於回禄
山又魚豢魏略云佛生天竺城中臨猊國父
曰屠頭耶母曰莫耶佛初生之時號浮屠太
子今從亂代以來被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博
學詞林之輩驕遊背誕之徒改著佛經妄爲
前後改云佛生天竺國父曰淨飯王母曰摩
耶佛爲悉達太子且摩耶自是高祖莫耶自

是玄孫棄玄孫之卑取高祖之稱捨已生之
日取祖誕之時棄卑就尊捨近從遠者抑有
由矣爲前符秦征西將軍呂光於龜茲國得
鳩摩羅什將至玉門關聞符堅已被姚萇殺
訖遂於姑臧潛匿羅什默至長安潛形數月
無方作僞忽起異端乃於姚萇記中僞書云
佛生周昭王二十五年滅在穆王五十四載
言其生滅在前欲證非老君所化也且佛生
之時常星不現今古共傳若昭王時不聞有
此至周莊王十年四月八日常星不現魯莊
公十年四月八日常星不現則知周魯二君
同一年矣國土年號於昭莊二王聽從改易
常星不現之夜如何改張僞迹昭然心勞日
拙此羅什作僞非干後僧所知且老子化胡
成佛非謬經典斯在史籍昭然凡諸學官無
不證驗欲重申述伏恐冒犯宸聰窮諸委曲
實乃可測根緒況僧尼軌範皆出此經若無
此經則佛無所據良爲鳩摩羅什妄起人我

之心作偽之時意弘釋教不知偽極翻損佛
門生滅既自差珠經典如何信用不能自伏
其過反指道典爲虛何跛鼈之徒恥飛龍之
縱逸聾盲之輩嫌日月之不明形全爲不全
之所嗤正直爲邪倭之所惡化胡作佛戒誨
說經且有佛則有僧無經則無佛若除佛教
則經聰削除欲遵釋迦經合欽奉右伏奉四
月十五日敕令在朝學士及兩監學官等詳
議對定者臣等幸承渥澤濫沐朝班叨奉聖

息令定眞偽臣等各賫史傳爰及道經磨勘
委曲一無紕繆且道佛二教咸能利人豈敢
生情妄稱取捨況天恩俯察義在委臣臣等
忝職學官敢不盡敬纖瑕必錄片善皆書儻
有疎遺逃罪何路謹陳事迹各進所聞特望
天恩俯垂聽覽臣如璿等誠惶誠恐死罪死
罪萬歲通天元年六月十三日敕旨老君化
胡典誥攸著豈容僧輩妄請削除故知偏辭
難以憑據當依對定僉議惟允儻若史籍無

據俗官何忍虛承明知化胡是眞作佛非謬
道能方便設敎佛本因道而生老釋既自元
同道僧亦合齊重自今已後僧入觀不禮拜
天尊道士入寺不瞻仰佛像各勒還俗仍科
違敕之罪云云

按唐書藝文志丙部載議化胡經狀一卷
云萬歲通天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
化胡經敕秋官侍郎劉如璿等議狀云具
如前文

中宗神龍元年九月祀明堂大赦天下禁化
胡經制曰如聞天下諸觀皆畫化胡之相諸
寺亦畫老君之形一種尊容兩俱不可限制
到後十日並除却有故留者即科違敕之罪
其諸部化胡經及說化胡事處並宜削除

嘗考唐史中宗初復辟皇后韋氏與安樂
公主專政徇羣僧之請託乃因祀明堂肆
赦入禁化胡經一項蓋恨則天之不慈一
且得志縱其所欲變亂舊章其不旋踵而

致悖逆庶人之禍亦其自取之也祖琇撰
佛運統紀乃云高宗總章元年召僧道大
集朝堂百官陪位定奪化胡經法師法明
指摘其僞道士辭服有敕焚絶之凡别經
有辭連及者並刋落之至中宗神龍之事
返不復載足見其妄既高宗總章年已自
焚絶如何萬歲通天年惠澄復請除毁況
僧道無大集朝堂之理又道欽撰三教出
興記欲辨化胡事乃載其敕文云其化胡
經累朝明敕禁斷近聞在外仍頗流行自
今後其諸部化胡經及諸記録說化胡事
處並宜削除若有蓄者準律科罪切疑此
詔後人妄改若果是中宗詔敕何迷謬之
甚也且高祖太宗初不曾禁天后從八學
士集議降敕投惠澄於南裔仍云自今已
後輒有謂化胡經僞者準惠澄等例處分
所謂累朝禁斷不知幾何朝也又云諸記
録有化胡事處並宜除削蓄者科罪而東

漢魏略北史隋唐書通典并諸傳記仍舊
該載化胡事即不見一處刋削不獨家家
蓄此書而館閣學監處處有之何不聞科
罪耶以此考之足明其妄夫不學庸人容
成可欺稍知古今之士孰得而罔耶
葉法善處州人年七歲時嘗溺於水中其家
以爲死也後三年而還父母問其故曰青童
引我飲以雲漿復引朝太上老君老君頷而
留之故久耳弱冠身長九尺性淳潔不茹葷
常獨處幽室或遊林澤自仙府歸還已有沒
使之術遂卜居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
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衆共驚異嘗遊括蒼
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
曰我奉太上老君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
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
功濟人佐國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
法令授於子宜勉之焉言訖而去自是誅蕩
凶祆所在以救人爲志高宗召至京拜上卿

不就請度爲道士則天召至神都中宗復位
武三思尚秉國權師以頻察祆祥保護中宗
相王及元宗爲三思所忌竄於南海歲餘入
洪州西山養神修道景龍四年辛亥三月九
日括蒼三神人又降傳太上之命云汝當輔
我睿宗及開元聖帝未可隱跡山巖以曠委
任言訖而去時二帝未立而廟號年號皆預
以告其年八月果有詔赴闕後平韋后立相
王睿宗玄宗繼統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
吐蕃遣使進寶函封題曰請陛下自開然令
佗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
宜令蕃使自開玄宗從之函中弩發中蕃使
死果如法善言俄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
負外置越國公景龍觀主
按太平廣記所載興此正同又曰初師居
四明之下在天台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
日有老叟詣門號泣求救門人謂其有疾
也引而問之曰某東海龍也大帝敕令主

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其任無過者超證
仙品其已九百七十年矣微勤垂成有婆
羅門僧逞其幻法住於海岸晝夜禁呪積
三十年矣其法將成海水如雲卷在半天
五月五日海將竭矣統天鎮海之寶上帝
制靈之物必爲幻僧所取乞以丹符相救
師諾之至五日午時師敕丹符飛往救之
海水復舊胡僧愧歎赴海而死明日龍輦
寶貨珍奇以報師師曰林野之中棲神之
所不以珠璣寶貨爲用一無所受龍懇請
再三師因謂曰此崖石之上去水且遠但
致一清泉即爲惠也是夕聞風雨之聲及
明繞山齊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終
冬不竭至今謂之天師渠冊府元龜載法
善後尸解明皇思之降制曰故道士具官
葉某天眞精密妙理幽暢包括祕要發揮
靈符固以冥默難原希夷罕測而情棲蓬
閬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拔加紫紱而非

榮卓爾孤芳泠然獨往勝氣絶俗貞風無
塵金骨外聳珠光内映斯乃體應中仙名
升上德朕嘗聽政之暇屈詢至道公以理
國之法屢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宣洪益歎
徽音之未泯悲縣解而俄留何莫慭遺殲
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千懷宜申禮命式
賁泉壤可贈越州都督
中宗景龍四年庚戌六月韋庶人既害中宗
復擅朝政又將不利於睿宗明皇時爲臨淄
王謀平内難疑不能決老君乃化身爲一白
衣老叟賣卜於春明門外王請筮之俄有蓍
一莖突然飛出挺立空中老叟笑曰此卦宜
取天下爲君吉餘並凶利在三日内王乃與
劉幽求鍾紹京入定謀誅韋后立睿宗即命
搜訪賣卜老叟莫知處所亦不知其爲老君
也遂於其地立廟號阿父神親製碑詞及書
之長安人至今祀之
玄宗開元三年二月十五日丁卯以老君降

生之辰爲玄元節御製玄元皇帝讚曰爰有
上德生而長年白髮垂相紫氣浮天含光默
默永劫綿綿萬教之祖號曰玄元東訓尼父
西化金仙百王取注累聖攸傳函谷關右經
留五千道非常道玄之又玄親以紅粉板八
分書置老君殿寶帳額上
詔改羊角山爲龍角山改廟爲慶唐觀御製
碑文塑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六聖
御容列侍焉

帝東封迴謁老君於亳州舊宅親札道德經
鐫石作大幢造八角樓覆之於虛無殿之前
九年辛酉亳州舊宅枯檜歲久道士欲斫去
之隨所斫木材上有未書乾元亨利貞五字
點畫精妙片片有之具事上奏詔曰瑞木表
靈奇文自現用彰大度以福洪圖配五德於
易經迎萬葉於休運宣誠告謝仍編付史官
其材藏於內庫兼賜諸王宰輔及道衆
三月置石幢於景龍觀命天台山道士司馬

承禎依蔡邕石經三體書寫道德經鐫之
今有漆版本在天台山崇道觀亦子微親
札也
十一年癸亥蒲州奏因建玄元廟開地獲玉
石形如半月後有仙人擕藥之狀扣之其聲
清越敕送置太原府玄元觀號偃月磬非齋
醮不得擊後東都留守張琦奏汝州魯山縣
修仙居古觀獲玉瑛扣之聲聞數里命置於
太清宮聖祖殿齋壇中用今雲版之類也及
衢州建觀穿地獲一魚長三尺狀似鐵微紫
碧色其光瑩如玉雕琢殆非人工扣之甚響
其魚亦不能名遂獻于朝帝宣示百僚莫能
辨者帝命呼爲瑞魚磬令置於太微宮遇齋
講則擊之於是諸官觀競以木石模之以代
集衆宮觀有木魚自茲始也
十四年九月制曰玄元皇帝仙聖宗師國家
本系昔草昧之始告受命之期高祖應之遂
於神降之所置廟改縣曰神山近日廟庭屢

彰嘉瑞虔荷靈應祇慶載深冝令本州擇精
誠道士七人於羊角山廟中潔齋焚香以崇
敬奉
十七年四月八日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設
齋有一道流後至就坐僧衆輕之不爲設食
道流徐起入殿中久而不出齋罷衆人入殿
尋求無復蹤跡忽見形像在殿柱中隱起分
明以刀削之益加精好眉鬚髻髮細如圖畫
雲冠霞衣冠上有物如鵞鴦足下方頭履下
有蓮苳苳後有荷葉葉上有龜左肘後有雲
片連焰光中有龍首右肩之前有虎形回顧
於左周身火焰雲葉天苳上有大苳如蓋覆
蔭其身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敬忠奏云當
管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佛殿柱上自然木
文隱起爲一老君聖像頂上有華蓋足下前
後各有雲葉天苳一十三處謹差判官王大
鍾驗覈得狀與蜀州刺史李忠詢別駕盧昉
縣令李韶道士僧尼等一百三十人同狀云

自然木文眞容隱起神迹殊妙洗削愈明非
圖畫所能成非雕刻所能及伏以太上老君
先天大聖變化不常潛現難測又云瑞花旁
繞知芳輝之不歇華蓋上浮明魄寶之常貴
現於殿柱杳疑作史之年照彼佛祠緬若化
胡之日雖鳳巢軒閣麟伏周庭豈若仙祖降
靈聖孫膺運伏望冊歡九廟昭配兩儀編付
史官布告天下表奏五月二十四日差內侍
林昭隱就蜀迎取像柱令作寶輿立安至京
就大同殿禮謁三日大齋訖令衛尉寺於東
明觀陳設奉安許士庶瞻禮次令兩街諸觀
各供養七日却進入內敕曰道體無方元宗
有應形標柱史名叶新興宗廟垂休生靈蒙
福宜付史館宣示四方其像在東明觀未及
七日有盜夜竊負而去已歷街切十餘里覺
遠而疲傍樹坐歇不覺困睡及曉只在道場
廊廡柱下訊其所由乃西明寺以錢三十千
募令竊取之帝聞之命收像柱於內殿模本

宣賜諸道及宰臣寺僧由此憤怒遂作法苑
珠林力毀道教
十八年十月命集賢院學士陳希烈等於三
殿講道德經侍中裴光庭等奏曰堯舜以揖
遜而理湯武以干戈而興或勞神以苦形且
役智而焦慮有生之類雖亦聞於小康無爲
之風故未臻於大道今陛下化成天下與道
玄同小其有爲之迹弘此不言之教將以去
華歸本削僞存眞其唯道德之鄉固在老莊
之術遂命集賢院學士中書舍人陳希烈諫
議大夫王廻質侍講學士宗正少卿康子元
贊善大夫馮朝隱等於三殿侍講敷暢眞文
演襄城之七聖及姑山之四子理之於國惟
清惟靜之風脩之於身久視長生之道聖化
玄運寰瀛樂康咸日用而不知實曠代之未
有臣忝職司望編入史策宣示天下帝手詔
報曰朕虔守宗祧祗膺曆數夙夜兢惕懼不
克勝求賢臣而委之謀猷延學士而咨其博

洽用扶不逮雅致咸和既内平而外成且刑
清而訟息端拱多暇留意典墳以爲道者玄
妙之宗德爲教化之本講諷微旨稽詳祕文
庶無爲而政成不宰而物應豈敢比德堯舜
論功禹湯者哉然必先正其心深思逮於遐
邇務惟齊俗亦欲申於兆庶必若同歸清靜
共守玄默所陳編示良用多慙
十九年二月十五夜帝夢神人謂曰吾是九
天使者受玄元正眞玉皇帝命是汝祖太上
老君也命我爲隨運採訪九天九地十方三
界總司九天司命居舒之潛山九天丈人居
蜀之青城吾居江之廬山皆可立廟五百年
後福及生靈帝晨興焚香望空禮謝忽復見
於雲端衛從霑空即命吳道子依所見圖之
遣使齎本於三山刻立祠宇
二十一年癸酉春正月庚子朔制曰老子道
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每年貢舉人良減
尚書論語策一兩條準數加老子策俾尊崇

道本弘益化源今之此敕亦宜家置一本每
須三省以識朕懷侍中裴光庭等奏曰伏見
昨日一敕敕示百僚爰及兆庶聖恩溥洽德
澤如天亦既生成載加誨誘莫不遷善咸知
向方臣忝在樞衡未有弘益忽成天獎曠若
發蒙雖羲軒上皇堯舜至德無以加也天下
幸甚望編入國史以示將來從之詔答曰玄
元之教家國是資匪爲先宗貴申道本所以
首歲元日因行春令清靜之政期諸相國乎

爲官擇才可以先淳素也十二月侍講學士
陳希烈等講書畢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裴耀卿等奏曰臣等伏承陛下講讀尚
書周易道德莊列畢聖心弘道國訓崇儒玄
風遠被更自茲始況以事殷四海念切萬方
日旰罷朝既披文於內殿風迴問俗亦函丈
於行宮漢皇乙夜無以過此晤老莊之旨齊
物而仁恕以行運堯舜之心稽古則憲章候
備鉤深致遠不疾而速陶鈞庶類品物之歡

幸實深弘奬大猷簡策之輝光載遠臣等叨
陪獻納竊奉音徽慶耀之誠倍百常品伏望
宣付史官騰芳盛烈帝手詔報曰尚書雅誥
周易精微朕幼奉師資未窮奥義故時令講
及道德經遞爲表裏詳其所指觸類繁多旣
問廣成之道復得方明之相況之今日千載
一時故弘斯義以喻卿也文武百官尚書右
丞相集賢院學士蕭嵩等奏曰伏見去年以
來有敕令集賢院學士工部侍郎陳希烈諫
議大夫王廻質膳部郎中馮朝隱等每日侍
講玄元皇帝道德經及周易尚書莊子等以
今月二十四日講畢臣聞堯放上代之文以
成其聖舜觀古人之象以著其明是知道有
可尊禮忘於貴不唯聚學將以執人伏惟皇
帝陛下明實天聰舉惟聖作道風允洽文教
克成尚猶以廣生知以從積學事必稽古書
皆造微尊祖而習老經體天而觀易象追廣
成之說則問以莊篇考唐郊之舊則詳於堯

典日者北祠后土東幸温泉或地涉風沙或
天將寒雪而講筵必集帳殿如初足以知好
學之志彰克勤之德雖色羲畫卦夏禹受書
曷以臻茲臣等忝在朝列預聞帝道伏請宣
付史官須示天下帝手制荅曰爰聞集賢引
進儒道退朝講讀蓋亦其常歲月周旋頗尋
章句其雅誥則稽之於古以質于今其道德
則取之於眞不崇其放理國之要可不然乎
宣付史官依卿所請

二十三年三月癸未親注老子并修疏義八
卷及制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須示公卿士
庶及道釋二門聽直言可否文武百官右丞
相蕭嵩等奏曰臣等準敕牒問百司并宣示
道俗各得報稱咸以爲玄言造微字統該洽
刋成代則欽若聖規觀妙知常與埏埴而爲
體宿疑前失區條流而畢正足以發揮道教
弘長儒風旣以化人且闡端本雖旁求異義
載佇天心而四海同文一辭寧措並請編入

史冊藏之祕府許之
二十七年十二月宰臣牛仙客李林甫奏曰
臣等伏見皇太子送十二月德音付史館伏
承陛下前月五日將欲巡幸渭北是夜夢玄
元皇帝曰明日子欲遊乎北神不在此事宜
止五更當自有應且子之享國多歷年所何
必此日陛下二更即降制停渭北之行至五
更果烈風大起際暮方定伏以玉眞體妙莫
大於皇極威明致理孰威於吾皇由是感而
遂通聖與神合言不測之事示必然之期果
茲烈風有叶靈夢既彰陛下之祚更表無疆
之休同天地而久長若符契之徵驗臣以上
自開闢博考圖書神靈效祥帝王膺慶未有
若此之昭著者也臣等謬當樞近又忝史官
預聞德音不勝抃躍
二十八年四月帝夢老君告曰吾有像在京
城西南百餘里可遣人求之吾合與汝於興
慶相見汝當大慶且日謂宰臣曰朕臨御海

内向三十年未嘗不雞鳴而起禮謁眞容爲
民祈福近因禮謁曉色未分靜坐假寐見玄
元皇帝云云即遣使興道門威儀蕭元裕尋
訪遂至盩厔縣樓觀山間見紫雲垂覆白光
屬天乃穿其下果得老君玉像高三尺餘以
進其日上適在興慶宮遂親迎謁置於内殿
果與夢中所見無異因命宰臣入視皆上表
賀曰玄元大聖降見眞容感應之徵實符睿
德陛下體至眞之道崇清靜之源何嘗日不禮
敬虔誠爲蒼生祈福故得眞容入夢烈祖表
靈求之西南果與夢協且興慶宮者潛龍舊
邸王業所興當此處而告期興嘉名而相會
斯乃降於紫府鎮我皇家啓無疆之休論大
慶之應陛下爰捨正殿以爲法堂是尊是崇
至敬至極殊常之禮將萬福而俱臻無外皆
覃及億兆而同慶臣等何幸親詣瞻禮自然
相好諒絶名言開闢已來典籍所載未之有
也請宣示中外編諸簡冊帝手詔報曰夢之

正者是謂通神於惟聖容果以誠應豈朕德
所及而大道是興再省神靈言猶在耳將貽
福業代紀彌多初告以行宮乃置之內殿兼
之大慶允屬朕躬稽之道經以茲爲寶當慈
育萬姓承荅神明卿等宗臣宜同朕意願揚
嘉應安敢讓焉
五月庚戌命有司圖畫眞容分布天下乃下
詔曰大道混成乃先於天地聖人立教用明
於宗極故能發揮妙本弘濟生靈使秉志者
開悟迷方者知復以此救物故無棄人其孰
當之粤若我烈祖玄元皇帝矣朕纂承寶業
重闡玄猷自臨御以來罔不夙夜每滌慮凝
想齋心服形禮謁於尊容未明而畢事將三
十載矣蓋爲天下蒼生以祈多福不謂微誠
上達睿祖垂鑒頃因假寐或夢眞容既覺之
後昭焉以瞻殊相自然與夢相協誠謂密降
仙府永鎮人寰告我以無疆之休德音在聽
表我以非常之慶靈既有期乃昊穹幽贊宗

社儲休豈朕虛薄能致茲事若便寢之乃乖
祗敬宜令所司即寫眞容分送諸道採訪使
令當道州轉運開元觀安置所在道士等皆
具威儀法事迎候象到七日夜設齋行道仍
各賜錢用充齋事之費自今已後常令講習
道經以暢微旨所置道學須倍加篤勸使有
成益是知真理深遠弘之在人不有激揚何
以勵俗諸色人中有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子
等委所由長官訪擇具以名聞朕當親試別
加甄奬今者眞容應見古所未聞福雖始於
邦家慶宜均於士庶其親王公主郡縣主及
內外文武官等並量賜錢至休假之辰宜以
素飧用申慶樂諸道節度使及將士等亦准
此其兩京及諸州父老亦量賜錢同此歡宴
其錢以當處官物充伊爾公卿逮乎黎獻宜
勉崇玄化共復淳源宣布遐邇明知朕意

臣聞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人之有夢蓋
亦誠之形也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之

良弼果求而得傅說明皇每禮謁真容故
感而見夢此其誠之形之著者也逮其倦
於庶政委任非人馴致胡雛之變而或者
槩之秦皇漢武謂皆好道之失愚切惑焉
夫道以清心寡欲為本濟人利物為用而
三君者內多欲而外黷武乃區區欲以禱
祠致神仙烏可得耶且如梁武竭國用以
營塔廟施身命而為僧奴絕歡宴於六宮
廢牲牢於七廟弥勒生佛親為講演寶誌
聖僧共作護持而不免臺城之禍豈亦好
道之失哉

二十九年辛巳正月丁丑詔曰三皇之時兆
庶淳朴蓋由其上以道化人自茲厥後為政
各異我烈祖玄元皇帝稟大聖之德蘊至道
之精著五千文用矯時弊可以理國家超夫
象繫之表出彼名言之外朕有處分令家習
此書庶乎人用向方政成不宰慮茲下士未
達微言是以重有發明俾之開悟期弱喪而

知復弘善貸於無窮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
皇帝廟一所每年依道法齋醮兼置崇玄學
生徒於當州縣學生數內均融量置令習道
德經及莊子文子列子待習業成每年准明
經舉送至省置助教一人委所由州長官於
諸色人內精加訪擇補授仍稍加優奬
冊府元龜作十年正月己丑詔今依唐史
作二十九年
是月亳州奏玄元皇帝廟中九井涌氣成雲
五色相映
二月辛卯帝製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
薦獻於太清宮貴異於九廟也又幸懷州開
元觀及閿鄉奉仙觀為王公萬姓所請親札
道德二經作大石幢對峙之一如太清之制
九月御興慶門樓親試明道德經及莊文列
子舉人問策曰朕聽政之暇常讀道德經文
列莊子其書文約而義精詞高而旨遠可以
理國可以保身朕敬崇其教以左右人也子

大夫能從事於此甚用嘉之夫古今異宜文質相變若在宥而不理外物而不爲行邃古之化非御今之道適時之術陳其所宜又禮樂刑政所以經邦國聖智仁義所以序人倫使之廢絶未知其旨道德經曰絶學無憂則乖進德修業之教列子力命曰汝奚功於物又違懲惡勸善之文二旨孰非何優何劣文子曰金積折廉璧襲無贏貶具申其義莊子曰恬與知交相養明徵其言使一理混同二教兼舉成不易之則副虛佇之懷有姚子彥新能充載等對策入第各授之以官

十二月敕曰朕每念黎庶無忘鑒寐冀其家給而足富而且壽弘濟之方莫如道教大聖垂範微言燦然遵而行之其應何遠況時將獻歲萬物發生既叶陽和或存惠養宜令天下諸觀起來年正月一日至年終已來常轉本際經其四大齋日每有官齋之日常令講誦庶澤及無外稱朕意焉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實錄卷第六